

宽容人性的弱点

周国平

守望者语

人这脆弱的芦苇是需要把另一支芦苇想象成自己的根的。

我喜欢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包括弱点。

我爱躺在夜晚的草地上仰望星宿,但我自己不愿做星宿。

在人身上,弱点与尊严并非不相容的,也许尊严更多地体现在对不可免的弱点的承受上。

我对人类的弱点怀有如此溫柔的同情,远远超过对优点的钦佩,那些有着明显弱点的人更使我感到亲切。

有时候,我们需要站到云雾上来俯视一下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们,这样,我们对己对人都不会太苛求了。

人皆有弱点,有弱点才是真实的人性。那种自己认为没有弱点的人,一定是浅薄的人。那种众人认为没有弱点的人,多半是虚伪的人。

人生皆有缺憾,有缺憾才是真实的人生。那种看不见人生缺憾的人,或者是幼稚的,或者是麻木的,或者是自欺的。

正是在弱点和缺憾中,在对弱点的宽容和对缺憾的接受中,人幸福地生活着。

有时候,我会对人这种小动物忽然生出一种古怪的怜爱之情。他们像别的动物一样出生和死亡,可是有着一些别的动物无法想象的行为和嗜好。其中,最特别的是两样东西:货币和文字。这两样东西在养育他们的自然中一丁点儿根据也找不到,却使多少人迷恋了一辈子,一些人热衷于摆弄和积聚货币,另一些人热衷于摆弄和积聚文字。由自然的眼光看,那副热衷的劲头是同样地可笑的。

人渴望完美而不可得,这种痛苦如何才能解除?

我答道:这种痛苦本身就包含在完美之中,把它解除了反而不完美了。

我心中想:这么一想,痛苦也就解除了。接着又想:完美也失去了。

微风集 (之二)

徐子芳

齐天乐·《记忆碎片》出版致郑家荣①

笔凝风雨书文赋,年年梦萦村树。小路弯弯,乡音盈耳,曾是民生疾苦。神丰意沛,壮心比天高,几多倾注。更向春风,万千万硕果绕歌舞。 收藏品珍满户。乐其中快意,壶影清绪。读帖临池,寒灯冰雪,映照茶烟无数。清新尺素,晚香慰春心,伴随鸥侣。往事联翩,共花朝碧宇。

喝火令·紫砂收藏专委会成立再致家荣

总把真情寄,收藏见慧心。暑来春去对壶吟。烟雨梦中行远,笑语散衣襟。 款款斐然处,方壶百世寻。紫砂家族动人歆。古朴稀求,圣手贵如金。典雅赏心香色,千古觅知音。

思佳客·致文一②

十载春风马上程,万千履惠民生。庐州人颂文一美,大德心香胜有声。 文启智,善从诚。一砖一瓦出真情。豪歌莫负千秋业,又向芳洲唱纵横。

【注】①郑家荣:《记忆碎片》是其散文集,余为其序。家荣擅书法,情钟紫砂壶收藏和品鉴。故府名曰“千壶斋”。现为安徽省紫砂收藏专委会会长。②文一:淝上一家投资集团,涉及多项产业,奉行“文心启智,仁德合一”企业精神,捐资助教,敬老扶幼,赈灾济弱,乐于公益,广布善德,深为社会点赞。

曾经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是一种精致的叙述艺术,有着特殊的讲究和别样的技巧,是那样地戴着镣铐跳舞,那样地可遇不可求,如同一阵闪电,或者风吹花落的瞬间。

现在看来,风吹花落我仍是认可的,取其自然。至于特殊的讲究和别样的技巧的那种精致,我却不以为然了。我越来越感到,短篇小说不要过于较劲,不要用力太猛。开头散淡随意最好,从容不迫慢行。结尾当然要紧,但也不必追求奇崛,有一点转折就不错了。

这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写出来的短篇小说。

女红,就是女人的针线生活,老有心相的。往昔的纺织厂,一年四季,都有合适的室温。女人单衣单裤,饭单软帽。要漂亮的女工,会把饭单改短,下摆做成个弧。这样,就不会再及至膝盖,看上去像“烧香婆”了。一线的挡车女工,比如细纱车间,女工的白色饭单的吊带上,会串带着一只手表;女工挡车不能戴手表,但要看时间,算计吃饭的辰光,上马桶间的辰光,孩子哺乳的辰光……手表就串在饭单的吊带上,所以她们的表带,都不是钢带,而是皮表带;要看时间,头低一下。如果别人要看她的表呢,脸就朝向女人的前胸口凑过去。男人在车间里跟女工搭讪,问一下时间,去看那表;面孔稍许凑近一下女人的前胸,闻到一股女人的气息。有女人还会把表拎起来一些,把表面朝向他,感觉是把乳房提了起来,对着他。纺织女工没去想那么多。

她们饭单的前面,都有个贴袋,上面印红色的厂名,排列呈半圆的弧——上棉xx厂。胸膛里,会有一根做皮辊小清洁挑花絮的花衣棒,一根扯纱线的钩针;一把安全剪刀——钢制的,做成U

是谁?我估计没有一个穷人。穷人至多是向克扣工资的小老板塞点土特产,以便换来如数发工资。富人犯行贿罪的决不是一两个。什么罪种主要分布在什么群体之中,是有规律可循的。偷税漏税主要分布在老板群体,滥用职权罪重点分布在手中有权的群体。杀害岳母的恩诺华斯基不仅是富人,而且是曾经享有豁免权的外交官。

因此,人不分穷富,地不分南北,各类社会群体都要把提高道德水平放在第一位。道德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经济基础,但是道德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经济水平。有钱有权不等于有德。不道德不等于犯罪,但是不道德很容易导致犯罪。这是我们从头号富翁之死引出的沉重思考。



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东缘,大约到了马家浜文化晚期,距今6000年左右,随着陆地逐渐向海扩展,第一批先民才迁移于此,开创了上海的历史。

目前,上海地区发现有马家浜文化遗存的遗址共3处,分别是青浦区的福泉山遗址、崧泽遗址和金山区的查山遗址,它们主要聚集在地势比较高爽的区域。

2004年春季,上海考古工作者在崧泽遗址发现了多座马家浜文化的墓葬。由于时间久远,大多数墓葬的骨骸已经朽蚀,只有一个墓葬中的头骨保存较好。它是上海第一具保存相对完整的马家浜文化的人类骨骸,对上海考古而言是一个重大发现,因此考古学家把他称为“上海第一人”。经过鉴定,头骨的主人是一名25至30岁的青年男子,这是新石器时代先民男性死亡的正常年龄,反映了当时的营养医学条件还非常低下。由于这个头骨是上海地区迄今保存较好的马家浜文化时期人类骨骸,所以“上海第一人”,不仅是个体的表述,而且带有时代的定义,它代表了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上海先民。

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上海第一人”们因地制宜地发展了水稻种植。水稻种植对气候环境的要求较高,温热多雨的江南水乡正具备了稻作农业起源的优越条件。

早在1961年第一次发掘崧泽遗址时,考古学者就发现过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炭化稻谷。除了植物性食物外,动物类蛋白质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马家浜文化时期的上海先民主要依靠渔

《某年的枪声》大概符合了我的想法,但其实它并不是我为了“短篇小说”这种体裁而特意构思出来的,而是为了还《作家》宗仁发先生的稿债,从长篇小说裁下的篇章改写而成。

最近看到上海的评论家张新颖有关短篇的一个发言,他说短篇小说可以胡写(大意),像一块矿石,过于讲究会把自己限制死。长篇小说须变成自足的东西,短篇小说则可以不足,可以敞开。我特别认同这样的说法。

一个短篇小说,可以敲成一块矿石的样子,也可以做成精致的项链。我天生觉得矿石好,矿石朴素、广阔、有力量。

女红生活

程小莹

型,大小如女人的虎口一般,正是放在女人手上的虎口间,利用钢的弹性,U行上方的两个快口,夹起来,剪一些纱和线。这样的纺织女工特有的小剪刀,只能剪棉纱线。我对这样的剪刀,印象深刻;精致小巧,用来剪纸张,也可以收藏过。又不见了。据说还可以用来剪毛——有女工在车间里跟男工打闹嬉戏,就用这样的小剪刀,剪了男工的眉毛。女工的动手动脑,与男人不一样,男人总是直截了当,直奔主题;而女人,都是会用心机的,那便是,让男人回去不好对自己老婆交代。最常用的,是扭拧男人的臂膊,扭出乌青块。啥人叫他跟女人先动手动脑。给他吃点这样的苦头——细心的老婆会发现,自家男人身上的乌青块;眉毛少了。男人要掩饰,就瞎编,圆谎。女工想到这些,便很开心。

那些肥大的单衣单裤里,不戴文胸的身体,以及挂在车间墙边的女人内衣内裤,种种有关工厂男人女人的传说,都引发了我少年、青春的无限渴望。那是如此的美妙,让一个人的心智和身体朝着本来的方向而去。

我便要在书面上重新建构杨树浦纺织厂和纺织女工形象;那些感受与往昔时而错开时而重合;一种工厂和工人的记忆重述,工人的精神重建;纺织厂,她的自然属性,以及劳作、情感、性爱产生的繁衍

化的陶器品种单调,素面为主,装饰简单。为了避体保暖,“上海第一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纺织的技术,遗址中出土的陶质纺轮就是当时的纺织工具。为了装扮自己,“上海第一人”们采用珍贵材料做装饰品。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中发现了少量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玉器,主要有玉块、玉管等。根据考古发现,块多发现于墓主的头部,它是耳部的饰品。此外,还有少量挽发的骨笄等饰品。

上海当代城市文明是历经数千年逐步演变,历史逐步积淀升华的结果。“上海第一人”翻开了历史崭新的篇章,为上海现代文明的崛起积累了丰厚的历史底蕴。

上海人很早的时候就掌握了“吃”——烹饪,申城寻踪

内罗毕是一个繁杂喧闹的城市,到处都是灰蒙蒙的楼房和坑坑洼洼的马路。市内看不到红绿灯,也很少看到摩托车和自行车,来来往往的行人及车辆显得极为无序。虽然车辆拥有率很低,但堵车已成为该国令人头痛的问题,特别是早晚上下班时间,在市中心行驶的车辆只能一路蜗行。除了马赛武士,肯尼亚男人衣着相当素色简单,而女人们则偏爱鲜艳服饰,经常穿得或大红大绿或宝蓝鲜黄,这种与众不同的颜色搭配十分引人注目。内罗毕的领馆区是市内最整洁最有序的区域,栋栋洋房被大树高墙和不知名的火红亮黄花朵围绕点缀着,充满了当年英国殖民地特有的异国情调。

在内罗毕的最后一天,终于有机会一睹才情兼备的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故居及奥斯卡获奖电影《走出非洲》的拍摄场景地。那是一幢占地很大的庄园别墅,门前有别致洋气的长廊连着几十亩地的大花园,绿草青青,大树苍翠。故居的客厅里挂着凯伦当年亲手绘制的两幅人物油画,主人房温馨客房雅致,家具、壁炉一应俱全,让人浮想联翩。可以想象当时的女主人是何等热爱生活富有品位。

1937年,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以优美的文字写出了自传体小说《走出非洲》,以自己在肯尼亚经营咖啡农场为线索,深入地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人生、自然、种族、战争的故事,缠绵悱恻地刻画了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而由此改编的同名电影更是感动了无数人。记得影片有句精彩台词:我们看不到路的尽头,因为地球是圆的。未来永远是未知的。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故事,或温馨或伤感或浪漫或丑恶,但人生正是有着这些不可预知的故事才变得丰美。

虽然在非洲只有短短的十天,但我经历的却是那么奇妙那么不可思议:清晨拉开窗帘时被窗外瞪眼望着我的狒狒吓得差点昏倒;近距离看着只有三个月的小象在泥潭里嬉戏而被溅到一身泥水时的狼狽;日落时分面对苍茫大草原倾听马友友大提琴曲的苍凉感受;每天清晨弯腰钻出帐篷时看到一天阳光的一刹那感动……一切,似乎都将是前尘影事潜藏心底!在我的心目中,肯尼亚就如同电影《走出非洲》中的女主角凯伦英年早逝的恋人丹尼斯,他浪漫执著,但不属于任何人;他崇尚独处,但一直在追求真爱。

祝福肯尼亚!

下,一个行业的调整,城市能级提升;行将消失的那些工厂和工人。对个体而言,那便是故事。

《女红》让我完成了一个叙述。像学着我的样子,做了点针线生活。蛮有心相。我们精神上、性格上共同的优点和弱点,人性缺陷的共点,庸常之辈的庸俗人生里,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痛苦与快乐,品格与精神;有许多很好的东西。

生息;一个人对工厂的特殊感觉,艺术审美意义上的开掘。凸现出传统工业文明的一个立面,工厂内部的秘密,以及解体。机器与工人之间、工人和工人之间、工人和艺术之间……这些差异以及特殊联系,浓缩了已经成为废墟的工厂的物质属性,工人的精神属性,工人阶级的特质。

终结于1990年代。拥有50万职工的上海纺织工业大调整。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历史似有轮回。上海开埠,近代工业进入,上海从一个渔村进化为工业城市,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雏形。又到了一个历史大背景

距离

黄惠子

走过一季季的春夏秋冬,生命中总会呈现这么一种人,他在某一阶段与你擦肩而过,遇见与相识,简单地说说话聊聊天,共同喜爱着某位作家、某个歌手、某部电影、某本书。你们之间的话题往往不痛不痒,有时淡化到只打声招呼。但,隔上几天,又会免不了把对方揪出来发几句牢骚,要么是你先,要么是他先,自然而然。彼此并不曾有多靠近,充其量也就是一种喜欢,外加一点暧昧,说不清却又明了不可能走得再深一步。你们的世界从未交叉,各行其道而又记挂在心。正是这样的距离让你感到,你们永远不会相隔太远,即便是很久很久以后,物是人非以后……就如有一天他对你说的——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

十日谈

申城寻踪